

墨索里尼 談話記



盧特維喜著
楊立人譯



in ricordo di ... 1935. ...
nel marzo - aprile 1932 - Anno X

緒

言

我的聲明

以下的談話，係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四日的一個時期內，差不多每日一小時，舉行於羅馬威尼季亞宮（Palazzo di Venezia）的。我們當時所用的是意大利語，但是每當一次談話完畢後，我便用德文記錄出來。其中極少的幾句是從以前的談話中摘引來的。且德文原稿曾經呈交墨氏，故凡關於墨氏所談的話都已經過他自己的校閱。

除談話以外，固無其他資料編入本書，然而尤須表示謝意者，即馬格列泰·莎法娣（Margherita Saffati）女士的墨索里尼傳所給我的有益的暗示却很多。羅馬有許多關於墨氏逸事的流傳，但我並未採用；墨氏的同僚們雖也有一些具有新聞價

值的報告，可是我也割愛了。總之，這本談話記是僅就我們兩人之間實際的對話作成的。

我的政黨觀

對獨裁者的懷疑，在我胸中醞釀了有五年之久。許多意大利的朋友們都對他的統治懷着敵意。每當我訪意大利之際，我便注意到光芒已經射到了德國的那些遍地皆是的制服，旗幟，標識等，雖然當我向東方看時，牠們似乎又以可驚的速度在飛昇着。

三種景况結合起來規定着我的眼界。第一是「民主制度」和「議會主義」的基礎在崩潰着。中間的形式是在出現着，政治生活的因襲的形式已經被湮沒了；名流人物是歛踪匿跡了。其次是在莫斯科和在羅馬，我看見了一些顯著的事物被成就在物質的平面上，結局，我終於承認了這兩個獨裁制度的建設方面。最後，心理的思考使

我以為這位羅馬的政治家，雖然他的許多演說充滿着好戰的意旨，但是或許還不至於有戰爭計畫的懷抱吧。

然而我個人對墨氏人格的觀察却有一個甚至較上述的思考還要更強的印象。當我一經認識了他具有令我想起尼采的教示來的某些特質時，我便覺得這個人好似離開了他的活動，並且我始留心到他是一種奇才，和我所習見的活動於歷史上的人物完全不同。

實際的政客們的微笑，簡直如同近我四圍的黨派意見一樣地微弱無力的。在我以為一個人的最瑣細的特質，要較其最長的演說更為重要；並且當我作成一個裁判去論斷一個萬能的政治家時，每一種這樣的特質，都足以助我預測他的行為。現代的政治和政黨的綱領，不堪想像的人們雖企圖在這兩種形式上有所獲得，然而却不能使我發生興趣。我從不屬於任何黨派，祇有一個黨，我可以加入為一個黨員的，那就是反對戰爭的黨，假若這樣的黨存在的話。近十年來的事變使我確信沒有一種

制度是絕對好的，惟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已。因爲我畢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所以我決不會成爲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然而我也必須承認法西斯蒂運動是替意大利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業。然而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移植到德國來，則我以為那似乎要成爲災患，其理由將於本書的第四篇中提及。況且在德國的舞台上，還沒有一個名角堪爲法西斯蒂的領袖。

對意大利的情形給與一個不偏不倚的觀察，在我是比較容易的，因爲我是一個外國人。假若我是拿破崙時代的法國著作家，則我或將如謝多勃良 (Chateaubriand) 持超然的態度；反之，我若是當時的德國人，則我也將如歌德一樣，充滿了對德皇的崇敬。同樣的，除開黨見以及當他自稱是凡爾賽條約的反對者時，他已經意大利化了南提羅爾 (southern Tyrol) 這些矛盾的事實以外，墨索里尼的姿態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且吸住了我。德國的法西斯蒂們，當他們默念到這些矛盾時，便自覺是在進退維谷之間；然而不要緊，因爲我是以對非常的人格作藝術的觀察爲滿足

我們的初會

在我們第一次的會談上，我便明白了墨索里尼的人格是非凡的。一九二九年春，正當意大利的資本家開始對他表示冷淡，而他的外交政策不如以前積極的時候，我曾去進見了他。同年的三月間，我和他會談了兩次，是後，我又去見過他。在每次的會見上，我都預爲準備，把討論的方向轉到我們決然不能同意的法西斯主義和自由的兩個問題上面。每一個偉大的運動上都有一種分裂的特徵，所以在我們的會談上，法西斯蒂正統派與這個信念的發現者的見解之間，也就疾速的展開了這種分裂。並且從我以前的經驗上所得到的確信——就是在歷史的分析上必須要口說的言詞較文字的著述爲更重要的確信——也被強化起來。一個人在談話上較在著述上要更容易表露出本性來，特別是像墨索里尼這樣不欲裝模作樣的人是如此。所

以這一點應當是攝影家們所矚目的事，因為他們把墨氏的漫畫傳佈到全世界去。

在最初幾次的會見上，我差不多沒有考慮到要事先探聽一下意大利人的目中如何看待他們的領袖和這位領袖對意大利人的態度；我所要確定的是歐洲所必須期待於完全不負責任，因而又是今日世界上最具權勢的墨索里尼的是什麼。他是不是將成為不安的根源，或是將成為強有力的建設要素呢？他曾經是尼采的信徒，是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家。是他心頭上的魔鬼要繼續逼迫他走上他青年時代曾經走過的道路嗎？反之，是因為他掌握了政權，要為滿足其個人的私欲而鞏固那政權為其主要的目的嗎？他有將尼采的學說精神化之勢嗎？或是要以之為自誇的手段呢？

從我們關於政治科學和藝術的談話中，產生出一個方案來，這方案是要有系統的努力經營那科學和藝術，要有法則的發展我們初會時自由交換的意見。隨風飄蕩的汽球變成操縱有術行有定程的飛機了，而同時牠的飛行也高而無阻了。並沒有書

記官列席記錄；也無需審閱報告原稿；一切全憑個人的自信。

談話的場所

威尼季亞宮位於羅馬之中央的威尼季亞廣場 (Piazza di Venezia) 上，聳立於加底托林丘 (Capitoline Hill) 之麓，是一座好像中世紀之堡壘兼低塔似的龐大的黃褐色的石造建築，其右有一座白大理石的，與其周圍頗不相稱的現代式的巨碑，尚需一世紀或者更多的時候給加上一層外殼，始堪使之適合。這宮由羅馬法王起建，業已經過了五世紀，自十七世紀一度讓與威尼斯 (Venice) 共和國以來，輾轉入於奧皇之手，始於一九一五年，由現時的意大利王國自奧大利皇室手中奪回。這樣的，許多法王，國王，傭將 (condottieri) 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史中之傭兵將領——譯者——等，在這構造之精，形體之大，牆壁之厚，駕乎羅馬一切其他宮殿之上的宮中，相繼的執行其統治。至於其廳堂之大，更是無疑地超乎一切之上。

巨大的摺門是日夜的開放着，但是門前却有兩名民兵在守望着；並且還有一名身着銀帶制服的大漢向你詢問來意，當你想進去的時候。進宮，本來是一件極容易不過的事，因為宮內的矮樓中層是一個考古學的圖書館，所以祇要是持有門券的人都可以進去。自然，這門券是任何人都可以領得到的，就如年前企圖暗殺墨索里尼的那人也持有一張門券。我曾親眼看見許多青年，於黃昏的時分，在圖書館中翻閱書目。矮樓的上層，有一道鐵柵橫阻在樓梯上，但那也不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封鎖着的。墨氏每天在此地辦公約十小時，但這却不是說他在學一個國王迴避着民衆而禁閉在深宮裏面。

二層樓上，有大小六間修飾一新的房間。樓板仍舊是鋪磚的，上面的屋樑是深灰色的。如同在羅馬其他任何宮殿裏所見到的一樣，石造的窗座和窗，也成了室內最美觀的裝飾。每間廣大的廳堂內，除中央有一張古老而笨重的桌子和沿壁排列着無人使用的椅子以外，別無長物。在這橙黃色和薄青色的壁上掛着一些味羅內則

(Veronese) 和麥拿第 (Mainardi) 手繪的風景畫，肖像畫和聖母像。隨處都是些彷彿拉斐爾 (Raphael) 的作品似的壁畫。

此外，尚有幾座玻璃架櫥，裏面燈光融融的在燃，並且陳列着一些寶貴的文藝復興時代的陶器，鑲着寶石的聖母肖像，僧衣，飾帶，以及聖徒的影像等等。有一架拜占庭式 (Byzantine) 的象牙製的櫥，據說是千年以上的古物。當我的視線由一些產自穆拉諾 (Murano) 的煙色的玻璃製品，綠金的大碗和有腳酒杯等貴重品，轉移到那窗戶深深的嵌在裏面的堅厚的牆壁時，我的腦子裏面便滿浮起從前這裏的堡主們，戟兵槍手的隊長們，常常由市上搶來禁閉在這裏面的美貌豔服的影子來。武器，甲冑等，同樣的，也是這個古宮的裝飾之一部分。無首的騎士甲冑射出暴雨將至以前的青白之光來。在這些空殼的前面，有一架盛着劍和匕首的櫥；在那獵熊用的大刀和兩邊，躺着一柄彫刻極精的正義之劍。

來謁者若取得面會的許可，便有一個守衛長來引領他向那內宮的進門處去。這

人是位於「豪俠」之列，而且是歌舞喜劇的角色。推門進去一看，那裏面令人覺得與其說是室內，不如說是置身於野景之中。

墨氏數年來勞作不息的便是這個所在。這間大廳是向威尼季亞廣場開窗的，因爲是一間昔日備有世界第一個地球儀的房子，所以人皆稱之爲「兩半球圖之廳」(Hall of the Mappa Mundi)。這間屋子是在十五世紀中葉建築的，後來荒廢了，最近纔修復的。廳長有六十呎，廣四十呎，高四十呎。壁間有兩道門，一道通休憩室，一道通大廳。迎面的一道長壁上開着三個大窗，下面是石造的窗座；對面的壁上則被繪成圓柱分成數段。這間大廳好似空空如也，既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更沒有椅子沿壁排列；僅僅乎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座昔時使用的大燭台，如今是使用電燈了。在遠得似乎需要望遠鏡纔看得明白的遠處，看見一個坐在桌子旁邊手裏在寫着什麼的人的側面面影。

走進這間大廳，首先令人注目的便是天花板上豪華的裝璜，浮彫着聖馬可 (St.

Malk)的獅子和羅馬牝狼。和窗戶相對的牆壁中腰，繪着建築這宮殿的三位法王的紋章。進前跨過重修的地板，到了廳的中央，有一個近乎成人大小的女子和兒童手中持有果物的鑲木細工，嵌在地板上，我每走到此地，總是繞道而行，以免踐踏到這上面去。最後，在離開得非常遠的一個角上，見到一張約摸十二呎長的檯子放在地氈上，橫面放着兩把色服拿羅拉(Savonarola)的椅子。旁邊靠壁，有一張上面放着現代世界地圖的高的讀書枱子。地圖上的歐洲被展開着。桌子的另一端緊靠着一座非常大而冷得如其周圍的大理石一般的壁爐。

面對着窗戶坐在桌邊的墨索里尼，起身進前迎接來自遠方的客人。他的辦公的桌子就在說明着這位奮發的活動家的秩序是井井有條的。今日事今日了就是他的主義，你看他的皮包是那麼小而且薄，就可以知道他決沒有一件事攜回去留待明日的。身後的一張小小的枱子上，放着幾本正在使用中的書和三座電話機。他的書桌上極其簡單，並沒有什麼小擺設，僅僅乎一付文具和一隻青銅的獅子而已。他的辦

公的桌子給與人的印象正如這間大廳給與人的印象一樣，祇有富有一切經驗的人纔能給與人的「肅靜」的印象。

我們的談話

我們的談話是每日晚間對桌而坐着舉行的。讀者必須知道談話的基本題材與其謂爲我們所討論的熱中的問題，毋寧謂我要把握的是墨索里尼在小節上所具的特質。所以以下所議論的題目並不完全是哲學的談話。雖然，我們談話的性質依然是基於對話者的兩極性的。我曾費了許多的時間和思考，要如何纔可以使我的見解和他的見解對立起來，要如何纔可以在不發生有傷我們談話之真實意義的嚴重「爭論」之危險的範圍內，有效地引誘他坦白的自由的發言。他知道我反對他的是在於兩件基本重要的事件，並且也沒有走進他的陣營內去的可能；然而這一事實却正是一服興奮劑。加之我又因爲希望使他在他的應答中有力而明顯起見，所以我更加強了我

的相反的地位。同時，我還必須避免使得我們的談話趨於冗長的無休止的辯論；並且他對我們的交際雖沒有加以限制，然而我覺得我也有避免耗費他的時間的義務。此外，我也得使本書的讀者覺得適意而無厭棄之感纔行。本書中每個問題的討論都得有他自己的結論，這結論要依據他的一般的要義而改變，要使之在這一方面有這一方面的意義，在另一方面有另一方面的意義。近於這個方法的結果，在我和墨索里尼的談話中，誰也沒有被決爲「獲得勝利」。問題祇提出了，但沒有解決。

在我看來，意大利的獨裁者成了一個歷史的人物，因爲他讓我隨我的意志發問，如同我慣於向其他歷史的人物發問一樣。在這件事情上，我不能在生者與死者之間分出什麼差別來。當我和愛迪生 (Edison) 握手時，我覺得「這是亞幾默德 (Arcimedes)！」當我提起筆來敘述拿破崙以前，我的想像中好似和那位皇帝舉行過一百次長時間的談話。關於墨索里尼，確是正當其時。我們可以視這些談話爲一個完全武裝的「國家之理性」與「和平主義的個人主義」之間的對話。我們之間的對比是非

常之大，甚至他的教育和我的教育大不相同。我們的接觸點顯然是尼采的教義，你看我們的談話中，尼采的名字不是常被提起嗎？

我所研究的是這個人的廣義上的特質。因為我無論如何得不到私有的文件足供我為研究的目的利用，又因為我是和一個活人作實際的談話，以此研究他的內心的生活不能如以閱讀俾斯麥或林肯的信件研究他們內心的生活那麼透澈，所以我被限制在祇能以關於抽象問題的談話為基礎，描出一個印象派的畫像出來。我的這本書是一個用間接描寫法的嘗試。以政治家嗜好何種音樂為不足注意之事的人，他便不懂得精神分析的藝術，因為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將與行為上以決定的影響。因為世人對俾斯麥內心生活的不瞭然，所以他便成了人們腦子裏面一個好自誇大的騎兵官長的不正確的畫像，我著俾斯麥傳，便是企圖換一幅新的肖像裝進人們的腦子裏去。對於墨索里尼，同樣的，我也打算描一幅新的形像，以代替同時代的人們的趨向和見解，當他尚在人間的時候。在我的計畫中，我必須從事於坐在我對面的這個五十